

精准脱贫攻坚战 进行时

新华每日电讯

2019年10月23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陈琰泽



碧桂园集团
特约刊登

5版

防返贫和促脱贫一样重要

来自武陵山区重庆石柱县的脱贫实践

「中国草」脱贫攻坚当「奇兵」
「菌草之父」绘就「菌草治黄作战地图」

新华社福州10月22日电(记者顾钱江、林超)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习惯性地掏出手机,看了看备忘录,上面写着“今天距打赢脱贫攻坚战还有436天,距建党100周年还有618天”。

“时间很紧迫,备忘录里定下倒计时,为的是提醒自己加油干。”林占熺说,他心中有两个重要时间节点:希望菌草产业帮助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为2020年全国扶贫攻坚战取得最后胜利献礼;希望用菌草在黄河沿岸建起千里生态屏障,为2021年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在一般人眼里,草是平凡甚至渺小的,但林占熺发明的菌草技术,使得草不仅可以养菇致富,治理风沙,还可以用来发电造纸。不仅如此,菌草还成为全球反贫困的“奇兵”,为大力发展中国家带去可持续发展的希望。77岁的林占熺至今活跃在一线,风尘仆仆地到沙漠荒漠、黄河沿岸、非洲大陆等地推广菌草。

“国家扶贫,匹夫有责”,这是林占熺现在的口头禅,也是他发明和推广菌草30多年执着生涯的缩影。上世纪80年代,福建农民大量消耗木材生产香菇、木耳等食用菌,“菌林矛盾”日益突出,林占熺忧心忡忡,开始尝试用草来代替木头养菇。林占熺用简陋的设备埋头苦干,在1986年终于成功地发明了菌草技术,后获得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大奖。

如今,林占熺已筛选、培育菌草45种,适宜用菌草栽培的食药用菌种类55种。菌草技术也从最早的“以草代木”养菌,拓展到菌草生态治理、菌草菌物饲料、生物质能源与新材料开发等领域。

“菌草已成为一门草学与微生物学的新交叉学科。”林占熺感慨地说,“草是人类生存发展重要的原料,菌草目前主要用于农业,今后它更重要的应用是在工业上。”

20世纪90年代后期,福建对口帮扶宁夏脱贫,这也是中国东西部省份扶贫协作的开端。林占熺带着菌草到宁夏帮助农民种菇致富。从那时起,菌草技术被推广至全国31个省份500多个县区,成千上万农民增加了收入,林占熺也先后获得“全国扶贫状元”“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

1996年,林占熺团队又远赴大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在东部高地推广菌草技术。当地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部落阶段,困难重重,甚至有生命危险,但林占熺带领的中国菌草推广团队没有退却,他们因陋就简,因地制宜,使菌草落地生根。

“我们很快利用当地野生菌草栽培出了各种食用菌,宣告成功的时候,当地开了五千多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升起五星红旗,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林占熺自豪地说。

从此,巴新人民将菌草称作“中国草”或“林草”,以表达对林占熺团队的感激之情。被称为“巴新菌草第一人”的布莱恩·瓦义说,“菌草迷”们有的自己改名叫菌草,有的用菌草给儿女命名,以寄托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他儿子的全名就叫“菌草·瓦义”。

中非,卢旺达……林占熺团队已将菌草技术推广至106个国家,菌草成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生工程、扶贫工程、生态工程。菌草中心举办了202期国际培训班,帮助100多个国家的7800多名学员掌握了这项中国技术。

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说,菌草在世界各地对那些最可能落在后面的人——农民、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生活改善产生了影响,“它绝不是无缘无故被称为‘神奇之草’”。

菌草帮助世界上的许多人找到了致富的门路,林占熺自己却没有用它去赚大钱。

“如果走个人发财的路,自己成了亿万富翁也不算什么,我觉得用技术帮助老百姓摆脱贫困,才是生命最大的价值。”林占熺说。在福建农林大学的国家菌草技术中心,一块大理石上雕刻着“发展菌草业,造福全人类”。

古稀之年的林占熺壮心不已,他发起了新的挑战——生态治沙。在气候恶劣的乌兰布和沙漠,他们种下的菌草在7次“死而复生”之后,终于制服了流沙,沙漠“长”出了绿洲。林占熺激动地说:“这么恶劣的环境下都能成功,在其他地方也一定能推广开来。”

今年9月,内蒙古阿拉善菌草治沙基地的试验结果显示,菌草成功固定了沙丘,且鲜草亩产量平均达15吨,一亩地产出近4500元。

“菌草技术填补了黄河流域种植多年生菌草的空白,为在黄河全流域建立菌草绿色生态屏障开辟了新途径。”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副秘书长张团员说。

国家菌草技术中心的会议室没有什么装饰,墙上幅中国地图很是显眼,上面用一个个红五星标记的,是沿黄河省份的菌草示范种植基地。这是林占熺的菌草治黄作战地图。

但他说自己并不是将军,而是士兵。“我是一个还没有过河的卒子,但即使过了河,也只能向前。”林占熺说。



▲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在福建三明市将乐县的菌草灵芝示范基地查看村民利用菌草种植培育的灵芝(6月19日摄)。

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农户向宋健(右)展示蜂箱内的蜜蜂(1月18日摄)。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是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2017年以前贫困户占比超过10%,大部分居民年收入不足万元。2016年,“85后”宋健响应“农业产业扶贫”号召,在中益乡政府支持下创办公司,带领乡亲们进行标准化、科学化、规模化蜜蜂养殖和蜂蜜采集。两年多来,蜜蜂养殖产业已覆盖中益乡2400多户农户,中益乡的蜂蜜凭借良好的品质获得市场认可,2018年仅蜜蜂养殖一项使每户平均增收上万元。

新华社记者唐奕摄

石柱是重庆辣椒主产区,常年种植面积10多万亩,光是搭上辣椒产业快车的贫困户就有2000多户。

“我们种辣椒,一不愁技术,有专业合作社统防统治,技术员下地指导;二不愁市场,有龙头加工企业订单敞开收购。”马世辉说。辣椒这项“火红”的产业让老马的生活日渐红火,2016年他顺利脱贫。

不光是“摘帽不摘政策”,第二年老马还多享受了一项产业扶贫新政策:县里推出财政涉农补助“配股到户”,让贫困户或脱贫户参股到合作社中,依托产业持续增收。

马世辉已经连续拿了两年的扶贫股金分

红,每年又能增加将近1000块钱收入,加上其他收入,全家脱贫后的生活能稳定下来了。

“全县扶贫股权化资金已投入近1亿元,近5000贫困户直接受益。”黄德平告诉记者,在发展扶贫产业时,也不搞包办代替,而是尊重群众意愿,鼓励贫困户擅长什么就搞什么,什么赚钱就做什么。

最近,趁着山羊市场行情好,南街街道勇飞村贫困户陈光银抓住机会,卖了7只,挣了7000多块钱。

“村里山高坡陡,土地细碎,种粮种菜难挣钱,但有大片的山林草地,适合养羊。”在去年,正当陈光银为养羊没有启动资金发愁时,小额贷款扶贫政策及时为他

提供了帮助。

“从提出申请到放款,不到一周时间。”陈光银用这无须抵押、不要利息的5万元小额贷款资金,买进了羊崽,还修起了羊圈,踏踏实实当起了羊倌,脱贫也有了底气。

“全县已累计发放扶贫小额贷款2.34亿元,专门用于支持贫困户创业、就业。”黄德平说,产业扶贫的新思路还有不少:引导农户以土地入股发展规模种养;对缺技术、缺劳力的农户实行“代种代管”“联养合作”;挖掘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民宿……各项措施持续发力,就是要让扶贫产业强起来,贫困农户富起来。

脱贫攻坚,满山顽石变产业满山

治理“地球之癌”的贵州关岭样本

本报记者欧甸丘、汪磊

“曾经是顽石满山,如今是产业满山”。位于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的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石漠化比例曾高达33.91%,历经多年脱贫攻坚,不仅遏制了石漠化扩张的态势,而且使这一比例下降到了27.88%。

土地石漠化在学界被称为“地球之癌”。如何才能把治理“地球之癌”和精准脱贫协同推进?贵州关岭探索发展石漠化经济、循环经济、混合经济,为推动石漠化地区脱贫摘帽闯出了一条新路子。

石漠化经济:花椒与仙人掌同框

在关岭县花江镇坝山村的石头山上,能看到新奇的一幕:手臂粗的花椒树盖满了整个山头,半米高的火龙果挤满了花椒树之间的空地,连野草都难以成活的石山上,花椒树和火龙果成了一对共生的“难兄难弟”。

50岁的本地农民曾德春说:“二十多年前,这里还可以种玉米,后来土地越种越薄,山上长期只剩下火龙果可以存活。”为了讨生活,十多年前,曾德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引种花椒,才有了如今的满山花椒树。

“今年的纯收入达到了30多万元,光工人工资就发了6万多。”曾德春一边熟练地给花椒树剪枝,一边和记者闲谈。他算了一笔账:家里现在种了100亩花椒,盛果期的花椒树每亩能产鲜花椒800斤左右,每亩产值在1.1万元到1.2万元之间。为此,他说服了大学毕业的儿子放弃考公务员,跟随他一起种花椒。

近日,记者沿着省道201穿过花江镇峡谷村,沿途随处可见火龙果种植农户支起帐篷,把刚刚摘下来的火龙果摆出来叫卖。“火龙果贩子的收购价是大果4块一斤,中果3块一斤,小果2块一斤,今年我已经得了3000多块的收入了。”峡谷村贫困户谭明刚说。三年前,谭明刚把家里的5

亩石漠化土地种上了火龙果,今年种植火龙果的收入预计可以突破1万元。

记者在峡谷村看到,由于缺少土壤,很多火龙果苗都种植在巴掌大小的“石窝窝”中,仅根部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土。“尽管种植火龙果的效益还有待提升,但与之相比玉米相比就强多了,也大大遏制了水土流失。”峡谷村第一书记李能说。

“穷则思变,立足石漠化现状,做好产业选择是关键。”关岭县委副书记韦锋说,针对石漠化地区的土地环境特点,选择了花椒、火龙果、牧草等产业,发展“石漠化经济”,目前已经种植花椒3万亩、火龙果1万亩、牧草9.3万亩,带动了全县1.25万户农户脱贫致富,形成了治理石漠化与推进脱贫攻坚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截至2018年底,关岭累计脱贫17875户83303人,实现31个贫困村出列,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末的31.32%下降到目前的7.5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5986元,提高到了现在的8807元。

循环经济:牛粪当成“宝贝”用

“关岭牛”是云贵高原上独具特色的牛种,成为了近年来关岭推进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全县存栏量达到17.2万头。

在关岭县新铺镇岭丰村顾氏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牛舍内,11名当地群众(其中贫困群众9名)负责养殖334头“关岭牛”。养殖场的牛粪清理系统每天自动收集牛粪,并进行干湿分离、发酵、装袋。

“每天可以产出80袋牛粪肥料,以每袋6元的价格出售,牛粪的收入就可基本支付3个养殖户的工资。”岭丰村党支部书记骆斌说,这样处理牛粪既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又能够变废为宝。

养殖场的牛粪成为了附近农作物的天然农家肥。三年前,新铺镇大益村的山坡

还是水土流失严重的石漠化重灾区,村集体带领村民垒起石坝,将宝贵的土壤集中在一起,然后种上李树,套种皇竹草。

“为了改善土质,提高土壤肥力,近几年来,光购买牛羊粪肥料就花了近20万元。”大益村第一书记陈正江说。如今,沿着盘山公路爬上大益村的山顶,道路两边随处可见一簇簇生长旺盛的皇竹草,漫山遍野的蜂糖李从石旮旯里顽强地生出新枝。

另一部分牛羊粪则用来培育养殖“关岭牛”的牧草。在岭丰村的4.5万亩牧草基地上,2米多高的皇竹草长势正盛,成为了当地群众收入的主要来源。“这片牧草基地土层厚度不足5公分,乔木都种不活。施用牛羊粪大大改善了土质,每亩牧草的年产量可达20到35吨,牧草每吨价格420元左右。”新铺镇党委书记张向华说,牧草长起来之后,山坡上水土流失的现象也得到了有效遏制。

发展养牛主导产业,牛粪全部回收种牧草、果林等,收割牧草就近为“关岭牛”提供饲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产业链。

据了解,截至2018年底,关岭县水土流失面积降低至407.9平方公里,占全县国土面积的27.79%;比2015年下降3.01%。森林面积达到116.33万亩,森林覆盖率52.83%,比2014年提高了10.41%。

混合经济:从旁观者到主人翁

“发展扶贫产业,村干部必须入股”,这是关岭县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和推进产业扶贫的一个创新举措。“鼓励村干部入股,就是要让这些产业发展的带头人多一份责任。如果他们对本村要发展的产业都没有信心,怎么能让老百姓有信心?”关岭县委书记黄波说。

2016年以前,关岭县新铺镇大理村仍

旧是集体经济“空壳村”。当村支书蒋大才提出要发展牧草、莲藕种植时,村里大部分群众都不相信能搞成功。“我自掏腰包10万元入股,村党支部副书记入股5万元,村委会主任入股1万元。”蒋大才说,去年种牧草的利润达到了20万元,赚回来了第一桶金。

今年开始,大理村有村民开始主动提出要入股合作社,跟着村集体种植牧草,还有6户群众自发拔掉玉米,改种牧草。建档立卡贫困户付小花一直在村里的牧草和莲藕基地上务工,今年6月份拿到了2500元工资。统计数据表明,2017年以来,大理村的合作社已经发放务工工资66.6万元。

新铺镇岭丰村党支部书记骆斌自掏腰包3万元,入股了村里的顾氏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用于养殖“关岭牛”。“今年3月至今,母牛总共产下了90头牛仔,只有2头没能成活。每次产下仔仔前,我都是打起十二分精神,整晚整晚地‘伺候’在牛圈里。”骆斌说,“专业合作社也是在给自己养牛,每损失一头,亏损的钱里都有我的一份”。

新铺镇岭丰村是关岭县有名的深度贫困村,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时候达到53%。2017年4月,该村党支部因班子不团结、缺乏凝聚力,被评为软弱涣散党组织。2018年新的村党支部班子调整以后,5名村干部共掏出5万元入股村级集体经济合作社,用于发展土鸡养殖和种植李子树。

“村干部从发展产业的旁观者变成了主人翁,管护产业的责任增强了,新植的李子树成活率达到了90%以上。”后寨村村委主任郭佳孟说:“村委会班子成员之间,村干部和群众之间,有了最直接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增强了全村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关岭县的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全县村干部通过现金、贷款等方式入股村级合作社的资金达到1700多万元,激发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活力,目前全县农村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总额达到了1.19亿元。